

## 編者的話

早在廿世紀九十年代，即曾聽一些人說過：道教研究已經差不多「搞完了」。事實果真如此？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先以大家涉足較早的六朝道教來說，《三天內解經》所謂「無為大道」、「清約大道」與「清水道」等究竟是甚麼樣的道派？退而言之，宋元時期淨明教團所謂何守證、何真公、周真公三者又究竟是甚麼樣的關係？……諸如此類的衆多問題，皆有待我們加以探討。觀目前道教研究界之狀況，似存在著兩種不太好的傾向：或喜取一個很大的題目，然後從自漢魏至明清的各種道經中尋章摘句，以達「六經注我」之目的，即使遇到難解之處，亦「一言以蔽之」而得出結論；或喜用各種時髦的「理論」來剖析道教的某一問題，而置道教其他方面的事實於不顧，「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無論前者還是後者，皆缺乏一種對道教「本身」之具體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的精神，頗有礙於我們對道教的正確認識。有鑒於此，本期《弘道》特地選刊了兩篇有關道教之具體問題的爭論性文章，一為張松輝先生的〈道士成武丁與七夕節〉，一為郭武先生的〈關於《淨明忠孝全書》的編纂〉；前者對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牛郎織女故事及七夕節與道教的關係重新作了辯證，後者則就《淨明忠孝全書》的編纂問題與日本學者進行了商榷。

提倡學術爭鳴，乃《弘道》的一貫作法，如本刊第十一期所發關於魯迅先生「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一語的爭論文章是如此，本期所發丁培仁教授關於道教究竟是「民族宗教」還是「普世宗教」的文章也是如此。因為唯有爭鳴，才有助於弄清楚孰是孰非，唯有弄清楚孰是孰非，才有助於正確地弘揚道教文化。只是，《弘道》更希望能將嚴肅的學術成果轉化為易懂的通俗文章，以廣大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來達到弘揚道教文化之目的。本期刊登的洞齋散人〈人的體道、證道〉一文，即以淺白的語言講述了人與道的關係以及人如何體道、證道等問題，而游子安、王振國、張興發諸先生以及「道教與文學」等欄目中的文章，也精闢、生動地介紹了道教文化的各個側面，頗值一讀。

今年十二月十七日，是大家尊敬的侯爺羽化三周年的紀念日。香港道教界目前正在抓緊編印有關紀念冊，此期《弘道》也刊登了一篇劉仲宇先生的文章，用以表達我們對侯爺的共同懷念。

李永明

